



忠烈錄 卷

又 7
4094
1



忠烈錄乾坤

金將軍兄弟真大丈夫也真

忠臣

金也將軍
流芳百載

汝志子少

戊午歲板

堅守勿失

又印
4094
卷1-2

戊午春人梓

重刊忠烈錄

褒忠祠藏板

重刊忠烈錄序



我東方大義莫盛於以陪臣而
 為 皇朝死蓋自 崇禎丁卯
 丙子之後臨危而効死遇事而
 盡節者固卓絕相望而前此深
 河之役忠武金公奮發於呼吸

逆順進退死生之際捐七尺之
身而扶萬世之倫綱使東土君
民有辭於天下而陪臣死節之
義於是乎始立噫是役也在
大國與小邦為違老之初其勢
可謂棘矣然公所值尤有不幸

者當朝政亂則命令乖節制非
人則師旅惰 皇師既劔則勢
已去同仇援絕則力不支矣且
當時之議必有以全師歸國為
得計者而公能屹然自守於矢
石之間戰不旋踵使義聲彰於

華夷人類免為禽獸忠誠切烈
卓絕今古其視事在封疆之內
而義無所逃者尤可謂雖矣噫
公之為天朝死乃所以死國
微公一死我豈得為國哉方公
之殉義也時則彞倫斃而國是

清宜其知公者少然所謂忠烈
錄者已自其時而刊行圖繪以
傳之歌詠以播之上自公卿播
紳下暨賤夫走卒無不聳然欽
歎罔有異辭以間焉於以見彞
彞之天不以世之治亂易而人

不可以不勸於忠義也是錄之
傳於後世其懲創感發之功豈
少補哉至我 聖明御極褒忠
獎節靡有不舉於公 親製文
以酌于院于廟者再 謨訓炳
若風聲永樹今其後孫重刊是

錄而首載 御製文識其榮而
示諸後仍復為附錄一編以記
公弟御營使應海事御營使當
丙子亂邀擊虜人於洞仙閣見
不利遂自刎而幸不死 孝廟
時嘗因事繫獄 上教之曰此

應河之弟與虜戰兵敗自刎忠
節不減乃兄是必不負國立授
北兵使 聖祖一言而兩公之
本末具焉宜其并見于是也剖
劖既訖問序于余余惟公大節
動天地聲名振區宇無待乎言

而獨其為 皇朝死義首為兩
丁諸公之先則觀是錄者有不
可不知也

崇禎三丁巳季秋崇政大夫行
吏曹判書無判義禁府事弘
文館提學閔鍾顯謹序

忠烈錄序

夫死片時痛耳無甚難矣而自古
及今隳名喪節得罪倫常者皆由
於不忍此痛悲夫二十四郡無一
介男子南朝惟一李侍郎則死固
可謂難矣亦或死矣而能死爲難

忠烈金
或不明白或不從容自經溝瀆未
免浪死暴虎馮河謂之徒死若金
將軍者可謂死矣歷觀前古死之
烈烈者不為不多而言節義則必
稱巡遠何哉韓文公以為蔽遮江
淮沮遏其勢乃以天下之不亾歸

天子按劍劉摠兵喬遊擊以一代名
將所領皆川蜀奇材遼燕健兒而
天不助順師徒輕進終不免自焚
自縊而死彼弘立景瑞之擁兵不
救解甲投降者尚忍言哉儻微將

軍之死我國悉賦從征之義其何以暴白是將軍之一死足爲社稷之功方其大風晝晦沙礫擊面白刃亂斫羣屍相枕是時天下之人皆覩矣將軍非不知大勢已去生死在於目前而意氣自若擺陣整

整矢盡劔擊劔折手搏死旣久劔柄尚在手賊恐其生披靡不敢近吁亦壯矣賊酋嘖嘖嘆收瘞其屍曰朝鮮豈有如此人不可敵也夫以賊之狂獒目無中原其信然之心何嘗忘我國而猶至今不敢加

忠烈錄
兵者誰之力耶庸詎非將軍之餘
威足以懾賊耶是將軍之一死賢
於十萬甲兵遠矣奚啻巡遠蔽遮
沮遏之功哉將軍事親孝臨事義
爲官不肯俯仰蓋其天植自別於
人及其受命渡遼也處置家事封

識官印曰遇賊我必戰死其心固
已素定矣故死能明白又得從容
夫如是而後可謂死也奏聞
天子嘉之褒錫有命我主上追爵
兵曹判書既又加贈領議政建祠
於江上遣禮官予祭一壇復其家

忠列錄
錄其子至是而國家崇獎之典無遺憾矣崇獎之典無遺憾而將軍之節益彰著將軍之節益著而我國討賊之義主上事大之誠益揭於天下後世豈不韙哉始將軍混下僚人無知者今首相朴公獨知之

婁薦爲大夫及是相公壯其爲國死嘉其不負知惜其用不及早悲其志不克竟乃遍告薦紳先生作爲挽詩以吊之并錄諸公之歌詠祭文及傳記刊爲一秩名之曰忠烈錄屬余曰子其序

忠烈錄
天啓元年秋日輔國崇祿大夫行
工曹判書李廷龜序

忠烈錄目錄

卷首

遺像

圖

世譜

遺墨

詔文

卷之一

賜祭文

御製詩

忠烈錄

目錄

卷之二

旌褒事實

卷之三

遺文

碑文

告祝

祭文

卷之四

諸家記述

卷之五

傳

箋

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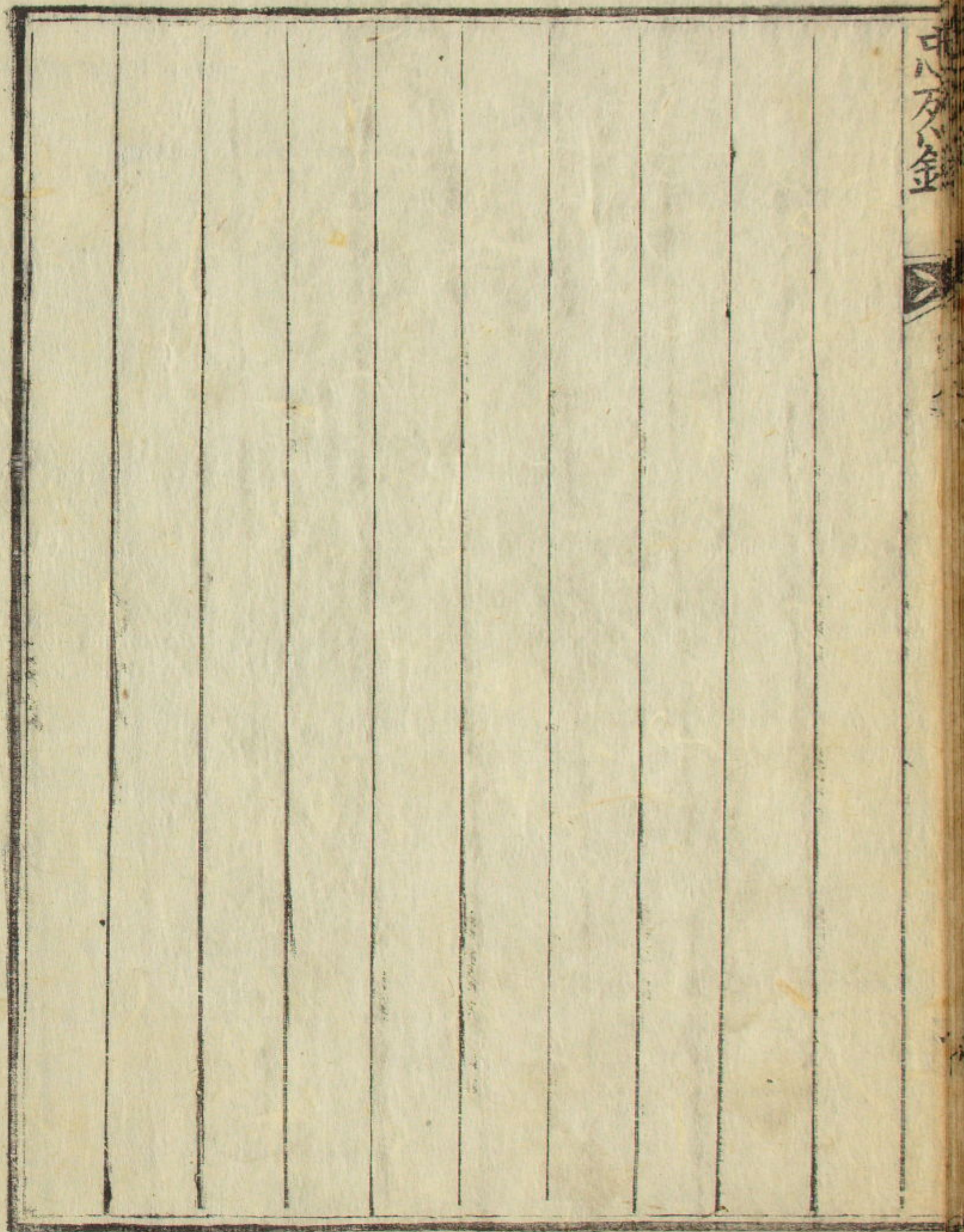
悼詩

卷之七

詩文別錄

卷之八

附錄



金忠武公遺像



忠烈錄
右遺像前後二本而辛酉本去古不遠最為近似
故摸寫重刊

忠烈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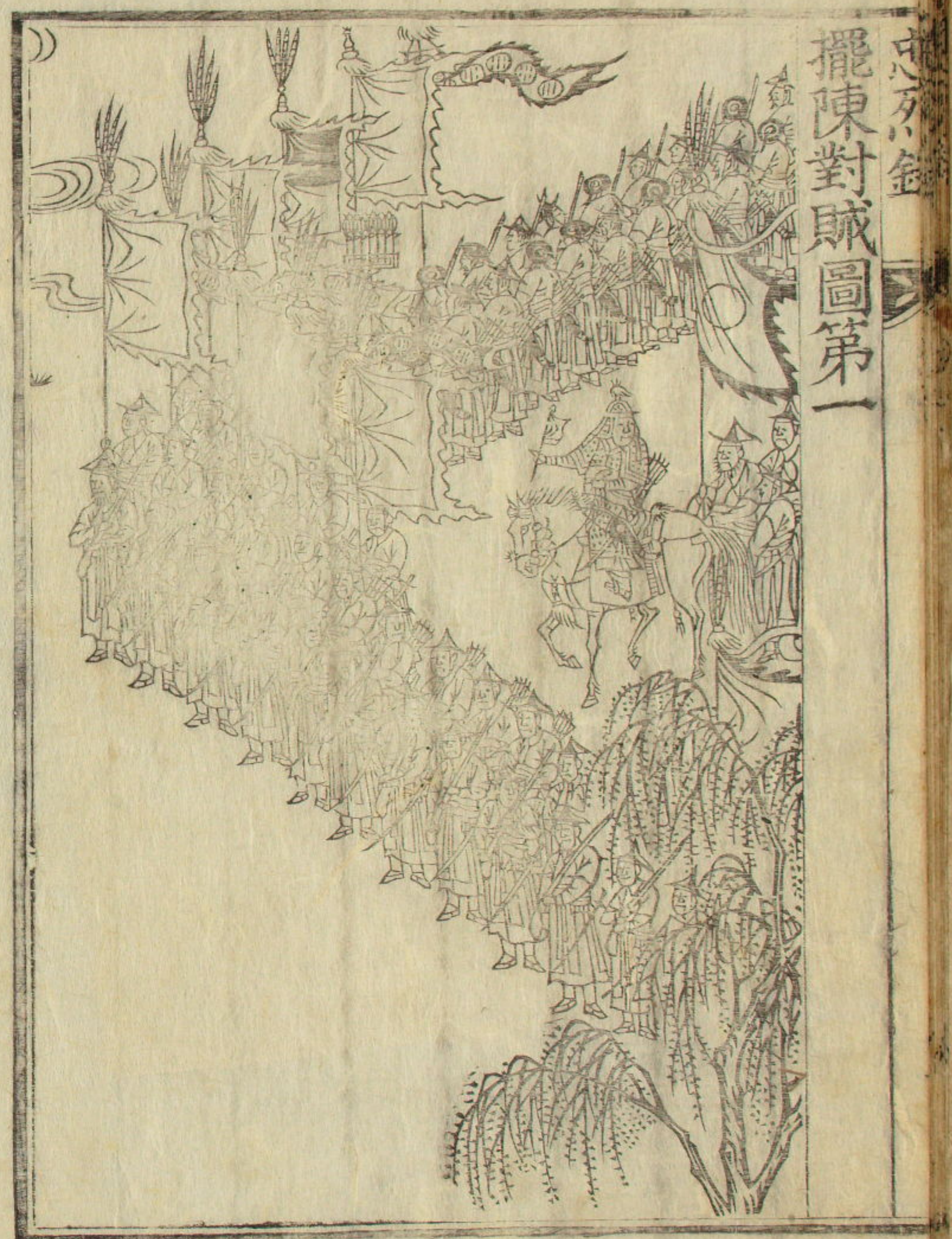
舊本四圖一曰遇賊擺陣二曰倚柳射賊三曰死
後握劍四曰兩帥投降蓋所以模寫力戰死綏之
蹟瞭然如目擊而使人想像感奮扼腕流涕自不
能己者圖亦不為無助故因舊置之卷首而但改
第二圖為援柁督戰第三圖為矢盡劍擊如是而
後圖之詳略有序而劍擊一圖又可以兼舊本二
圖之意也四圖下舊有龍灣祠宇圖而今則祠毀
矣別有鐵原宣川昌城鍾城慶源諸處祠宇不可
并為圖故闕之



史記卷

卷首

三



史記卷

擺陳對賊圖第一

援柁督戰圖第二



卷首





兩帥投降圖第四



卷首



佐郎

司僕寺判官

| | | | |
|-----|-----|---|--|
| 子麟祥 | 九代 | | |
| 子朝 | 十代 | | |
| 子地四 | 十一代 | 純孝承召 特命馳驅迎 母祿養京中 事具著成忠 文公三問朴 忠正公彭年 詩若序端 宗遜位痛哭 入結城蓋山 名其居曰薇 庵 | |
| 子應河 | 十二代 | | |
| 子應洛 | | | |
| 子應海 | | | |

掌樂院正知
製教以湖
南繡衣道卒
文章筆法有

文科兵曹佐
郎贈左承
旨配順興安氏

贈戶曹參判
配善山金氏
虞侯忠老女

大名嘗著疑
塚賦膾炙人
口配豐川任氏
引儀清女自
結城移居于
鐵原

承仕郎貴宗
女

應河

字景義萬曆
庚辰生乙巳
武科戊午浚
河之役以宣
川郡守兼左
營將守戰死
之寔己未三
月初四日也

子益鍊

十三代

武科水使辛
酉有陳情疏

子世龜

十四代

武科水使子
重禹郡守
贈吏曹參判
子維文科大
司諫院都正
訓鍊院都正
以戊申功封
花川君湜縣

享年四十
皇朝詔贈遼東

伯我朝贈
議政府領議
政諡忠武公
配貞敬夫人
坡平尹氏
樞壽益女

子辰生

氣宇非常
力絕倫不幸
未名而夭

子時鍊

贈承旨子世
聲僉樞

女柳信傑

宣傳官子坦
然兵使斐然

監以孝行
贈執義淳滯
瀾參奉濼子
柱星蔭判官
子魯行武經
歷子宅基

統制使

女金基

子翺堯翺華
僉正翺文翺
武

庶子承鍊

為人剛直頗
有節行子世
輝世豪武科
世衡折衝

應洛

年十二親疾
斷指因病而
夭

應海

武科官至御營大將丙子亂以別將守正方山城終日血戰殺賊甚多力竭自刎麾下見公於亂屍中以救有附錄在下配東州崔氏從仕郎洛厚女

子克鍊

贈參判子世章 贈判書世彦 贈參判世翊 武科左尹

遺墨

子

昔年身居乃中

世

金應行 白

昔年身居乃中 軍號之已此其月 已名之六兵而子空揮形政去謂 之揮之亦如傳、政揮杜嗣、揮中矣 少之解似為事副 亦可到竹弓還、 此事也到富以信 於運委其後、 是美姑夕雷雷也其子其其之去在 矣、之已坎在陸新防仿力已於戰船

忠烈錄
耀一德觀兵萬里驅朕壯士血肉疆境寡人恥之民心固常惟惠之懷撫之后我虐之讎我寡人不辟上拂天時下乖民心輕舉大事怨起轉恤遂致將軍獨戰死而無救寡人恥之丹忠誰效白骨誰收堂上鶴髮望斷倚閭閨中寡妻石化山頭寡人恥之雖然寡人之恥恥而無補將軍之死死而有光秋霜大節白日精忠足以扶萬古之綱常表萬古之人臣明萬古之大義愧萬古之奸諛將軍雖死於一敗不死於萬古嗚呼巡遠不死仙李無臣天祥不死屬楮無臣將軍不死寡人無臣忠臣烈士何代不有忘身殉國如

子者誰純剛一氣磅礴萬古將軍是受以爲將軍是知三軍可奪匹夫難奪五嶽可動一節難動向使黃鉞丹旌皆是將軍將軍何死於敗衄寡人何辱於虜酋嗚呼忠如將軍勇如將軍智如將軍獨立無補寡人之罪也崇德報功古有令典褒忠旌節今獨不然肆朕統承先王修其禮物金以妻子贈以東伯表一寸之朕誠慰九泉之忠魂

右 皇詔載於舊忠烈錄而以其文法不類 天朝誥命之體故後之人因此起疑并與遼東伯之贈而惑之然錄之成在於天啓辛酉 詔之降

忠烈錄
在庚申其間未及一晷當時編錄具據聞見寧容
傳疑且 皇朝從信錄有曰破格贈卹庚申堂后
日記以爲降詔褒贈籌司草記亦云褒贈詔出來
時別定陪來差員則 天朝褒贈此足徵信後之
因文起疑恐亦臆見茲謹因舊載錄而亦不宜混
列於小邦詩文之類故別置編首

忠烈錄卷之一

賜祭文

御製

鐵原褒忠祠

賜祭文

當于十一年

維崇禎百六十年丁未三月二十五日 國王遣近
侍臣同副承旨金魯永諭祭于 贈遼東伯金應河
之靈曰昔萬曆己未二月 帝赫斯怒濯征虜窟眷
我東服索賦從戎唯弘暨瑞受服于公卿時奮袂左
防營將兵頓溪河元帥勅勦營莫我聽爲陵爲律握
刃開弧卿不苟活志激來元氣壯張拳死聞于朝
天子愍然微卿一辨以華而夷視彼貞砥大老有辭



聖祖褒忠于廟貴額予拜 皇墳適丁舊甲匪風之
感遂及伊人我酒孔嘉尚格維神

御製 祠版 賜祭文 當宁二十一年

維崇禎百七十年歲次丁巳五月二十八日 國王
遣近侍臣行都承旨趙鎮寬諭祭于 詔贈遼東伯
金應河之靈不有將軍淡河一死孰知我東秉義之
肆睢陽文山合而為一昭揭宇宙 天子若曰黃沙
老柳人不忍拜取熊之烈食牛之氣童汪伏劍亦云
奇男嗟女咄女陵律何心英爽決裂上薄雲霄拱于
皇壇山河本朝挹彼江漢為醴為酒令名姱節萬古

不朽

贈判書致祭文 知製教朴思齊撰○光海君己未四月致祭

惟靈昂宿委照喬嶽降精天睠我東卿乃挺生孽
虜逞兇 王師有征敵愾授鉞御統左營戰轉漢
塞路險趙陘援絕賊多義重命輕奮臂大呼山河
震驚誓擒胡酋掃盡欃槍矢盡鼓死天日無晶身
殲沙漠名聞 天京招魂有矢虛葬有瑩廩及孤
寡爵封上卿功存社稷禮備哀榮爰遣祠官自公
祝牲不昧者存庶歆予誠

贈領議政致祭文 知製教名不傳○光海君庚申三月十日遣禮曹佐

郎韓克
謙致祭

惟靈男兒南八何狀真卿蟻子絕援天穿作營千
鎚義骨百代英聲張鬚餘怒郤面如生胡兒酌漣
天子知名褒贈非報建祠循常倘來英魂庶歆椒
漿再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觀象監事諡忠武公

附諡望

忠武臨難不忘國曰忠折衝禦侮曰武點○壯
武死于原野曰壯武上同○武烈武上同剛克
為伐曰烈

鐵原褒忠祠

賜額致祭文傳

知製

教名不
顯廟九

年戊申二月遣禮曹
佐郎金粹五致祭

惟靈山岳之精熊虎之姿骨相飛騰遐步是期志氣
慷慨襟懷坦夷孝友之行鄉里嗟咨歲妙投筆志許
死綏由基擅藝卻穀敦詩初登虎榜讒者甚之賴有
知己一語見奇辭婚巨室操履在茲始授羽林旋宰
北陞戒在淫雨力專城池一方三遷貂玉其資儉約
是先冰蘖自持令修庭戶民歌道達雄圖莫試李廣
封遲歲在戊午山戎朶頤 天王赫怒羽檄東馳義
重赴難命將興師卿以偏將為國喑噫錫原分手死

生之離銅章授吏凜烈其辭飛書舊交要托妻兒丈
夫所矢神鬼亦知執及而西元帥是隨虜箭如沙
王師與尸律先賣國陵豎降旗鐵騎蹂躪陳陶之危
卿獨奮義鼓聲不衰以少敵衆不分雄雌風沙忽曠
白日掩曦師徒齊潰勢不可爲植立柳下跬步不移
大呼降俘責以倫彝烏號引滿應弦紛披矢盡握劍
猶整旗麾泰山鴻毛能辨於斯男兒死耳天爲之悲
從容就義素志無緇千古綱常賴卿不墮手裏青蛇
尚帶淋漓勃勃之氣宛如生時若將復向虜不敢窺
矢復之痛部曲涕洟烈烈之光夷夏咸推 聖帝嘉

乃 哀詔如絲贈官贈葬仍命建祠宮碑敘蹟鴨江
之湄臧孫可記趙孤幸遺褒酬之典庶幾因虧眇予
嗣服夙欽風儀精忠如昨宇宙名垂恨未同時拊髀
興思睠彼靈宇桑梓舊基春秋俎豆鬼不餒而多士
所創慕義益彌裹足重繭籲呼丹墀請額與祭國典
亦宐寔樹風聲詎靳報施揭虔有所足慰公私替奠
芬苾庶歆一卮

又一本

大提學金萬基製進○顯廟九年
戊申○此文載於文苑補遺與舊錄

所載不同未詳孰是
第并載之以備參攷

烈烈惟靈奮自偏裨臨危授命義動華夷 天子嘉

之國人哀之人誰無死靈則有辭西陲發難歲在敦
牂逃矣淡河天日晦旨孰尸我師唉彼豎子兵未及
交厥膝已踣靈時將左獨厲義勇精忠攸激士未旋
踵跳盪奮呼殺傷過當左駮雖殪空拳猶張矢盡力
竭以死殉國顏面如生劔柄在握允矣壯烈有光前
古如軫在晉若騎于魯天實昇靈植我倫紀撐拄宇
宙炳烺千禩亦既有祠龍灣之渙時舉時廢匪靈之
耻睠彼東州惟靈舊鄉遺風未沫彌久彌章建宇妥
靈寔出民彝矧予崇報在典可虧猗嗟毅魄豈云漸
滅儻為光輝以助星日儻為雷霆以洩憤鬱臨睨下

土暗噫嚟感興言及此令我心惻尚徵英靈以礪衰
俗有伍其祠顯額斯揭仍命禮官薦以牲醴山川動
色父老涕洟靈兮歸來歆此馨香

昌城忠烈祠

賜額致祭文

知製

命製進

教李頤

廟二十一年乙亥八月一日
遣禮曹正郎吳命羲致祭

粵在戊午淡河有役 詔書徵旅弊賦是索爰有虎
臣佩符西徼受命誓師實摠左校范甯藏甲養技穿
楊揚武直擣欲一得當天不助順師或愆期老將生
姦託旨逞私褊裨無施蚍蜉絕援彼騎我徒勢如壓
卵忠義奮發一軍感激張拳冒刃屢戰屢却屹立柳

忠友錄
下視死如歸通臂絕藝今可一施射不虛發中必疊
雙十蕩皆空尺劍猶將陰風晝晦白日沈晶延年就
死先軫若生箕封禮義賴茲以扶 皇朝大恩賴茲
少酬華夷聳觀月星爭烈陋矣狐鼠甘心屈膝 天
褒有加爵秩子男榮耀簡冊事罕古今龍灣有廟議
或不佞中間廢撤志士淚泫睠彼昌城寔存舊壘旌
節所駐耳目猶記邦人慕義遠近齊聲英靈永妥廟
貌新成茲徇羣籲錫以華額申命禮官薦以洞酌遼
水波寒遼野雲陰忠魂不昧庶幾來歆

宣川義烈祠

賜額致祭文

知製良製進 教鄭羽英

廟九年癸丑四月遣禮官致祭

惟靈身出偏區義塞宇宙事在一時名烈萬古巡遠
不死唐室無人天祥不死屬猪無臣 皇褒鄭重炳
如星日天地未壞其氣不滅山岳未頽其節不泯結
為霓虹散為雷震上征天闕陪我 神考非爾之思
顧瞻周道山榛隰苓予懷曷已睠彼宣州是卿所莅
生既遺愛沒亦依遲有廟無額義士齋咨使臣西還
始聞筵陳彝則之重擗負一身詎礙疊設或靳恩典
茲命禮官往致薄奠忠魂不昧如水在地眷顧故邦
尚歆茲解

昌城忠烈祠

賜祭文

知製 英廟十一年

乙卯使平安都 事閱瑗致祭

惟靈鍾英山岳稟氣純剛一死如歸萬世扶常溪河
大節夷夏咸噴柳下殪賊勇烈無敵天時不利終遭
洞中長劔在握怒髮上衝忠埒睢陽毅媿先軫神精
噴薄為雷為震人臣效節逞牒或有如卿殉國有辭
來後睠彼長靜昔駐戎麾雲鳥故壘颯有餘威於焉
妥靈棟宇奕輪緬在 先朝時致苾芬風聲所樹義
烈采暢間者未遑享禮稍曠勗余崇節筵臣建白此
其較著想像如昨蕭著寤歎鼓鼙興思淪網所係憲

愍宜亟爰發綸言特舉彝章邊豆有夢醴齊斯香富
車東畔鴨水西隈肝蠻英靈 神皇是陪風馬雲旗
眷顧故國不昧者存庶歆洞酌

二知製 教李重庚製進○ 英廟十五年 己未三月初四日遣右副承旨鄭必寧致祭

天挺英豪在大海東烈烈其人萬古貞忠溪河一死
大明有臣匪直吾韓彝則不淪欲說屠維予懷之憾
徂茲孽奴敢讐 大國 帝命濯征于我徵兵時則
將軍寔總左營灑泣度漠直擣龍庭一戰訊清燕然
誓銘老師生姦凶鋒焮急英雄運去我師敗劔陰風

忠列金
慘列大樹先摧塵驚漢營月暗河魁倚柳之射賊猶
魄遁在手之劍死且握緊杲卿髮壯先軫顏生其氣
彌烈上薄風霆春秋義大夷夏聲徹吐立與瑞忍能
屈膝哀贈遙宣 帝有恩言 睨祖中興首加愍存
睠言昌州誓師之所翼彼遺祠歲虔椒醕河山不改
歲星周復三月維四舍命之夕胡天此醉長夜不朝
顧瞻周道予心怱怱况逢是日增予惻嗟肆遣近臣
侑以楚些淡江不流塞日無光尚有精爽歆此饘藿

御製 詩

當于二十二年

皇朝誥贈遼東伯諡忠武公金應河淡河赴戰三回

甲之暮春十九 烈皇帝諱辰與忠臣諸家後裔祇
拜 大報壇之奉室先命宣傳官等單薦忠武祀孫
宅基當日除宣傳官又令武將之為忠武公李舜臣
忠肅公趙廷翼後孫者往至北營試柳葉箭賜初試
仍御北苑親試賜第特付戊午年之榜事若有待豈
勝愴舊若使英靈有知必不禁涕滢滢遂書一絕揭
于鐵原褒忠祠

男子聲名聞四夷遼東華誥海東姿淡河老柳如人
立知是將軍倚劍時

是日 命侍衛諸臣賡進

當敢啓傳曰依啓此人何至今不爲贈職乎後政
 判書追贈錄用其子孫別爲致祭以慰忠義之靈
 己未五月光海君傳曰金應河力戰死節無媿古
 人急急立祠于唐將所經處以旌忠魂禮曹啓曰
 金應河立祠當遵前例造作木主立碑紀蹟尤不
 可廢此意下諭于平安監司處立碑基址始役日
 期爲先啓聞後祠宇急急造成令奉常寺造作木
 主令藝文館製送碑文如何答曰依啓出堂后日
記下同
 庚申七月備邊司啓曰金應河死於國事其忠烈
 之聲至徹於 皇聽降詔褒贈亦 賜銀於其妻

子詔文辭意雖未及知而使應河有知亦必感泣
 於冥冥中矣奉 詔事體重大豈可仍委一譯官
 乎依前謄黃 詔陪來之儀擇定差使員次陪
 奉上來何如答曰依啓

辛酉七月兵曹啓曰金應河忠義聞於華夷聖上
 特紆異數錫爵建廟且錄其子益鍊旣賜及第仍
 授宣傳官其褒忠厲節至矣而第聞應河之妻窮
 居鄉谷無以爲命云請今政遷出益鍊用示褒賞
 之意何如答曰依啓十月二十五日備局啓辭因
 傳教金應河家屬優給月俸四季朔啓聞施行之

忠烈金
意舉行宜當答曰依啓

仁廟癸亥下教曰金應河當己未溪河之役奮不顧身死於國事雖比之古昔忠義之士無以加此我國之得免禽獸之邦豈非此人之忠乎其妻子賜銀三百兩

元年癸亥五月賜故忠臣金應河妻子白金三百兩先是萬曆四十七年己未 皇帝命遼東經略楊鎬帥四總兵官馬林杜松李如柏劉綎發川蜀遼薊兵四十七萬出開原撫順鴉骨寬甸等四路夾勦後金鎬當壬辰倭亂以經略來援我國甚有勞

績由是移咨徵火器手一萬光海遣都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以應河及李一元爲左右營將領兵赴援鎬使游擊喬一琦監朝鮮兵與綎并進至溪河戰敗綎及一琦死之弘立景瑞率衆降應河獨自手弓腰劔倚立柳樹下矢不虛發中必疊雙積尸成堆敵不敢近矢旣盡手劔擊敵聲若石裂弘立勸敵酋招誘應河大罵弘立益忿擊不止劔折猶張空拳搏戰遂死之 皇帝下詔贈爵賜其家白金光海雖亦贈職建祠尚闕恤典於其家至是 上教曰金應河當己未溪河之戰捐生殉

義獨扶三百年綱常使我國得免禽獸之域雖古昔忠義之士何以加焉其賜應河妻子白金二百

兩出國朝寶鑑別編下同

顯宗八年丁未七月 賜額于故忠臣金應河鐵原

祠廟曰褒忠

英宗九年癸丑四月 賜額于宣川故忠臣金應河

廟令道臣修葺

癸丑四月初七日冬至使引見時正使李眞望所

啓宣川地有故將軍金應河廟而金應河初以宣

川倅死節故宣川人慕義立祠而臣行過時見之

則其廟宇狹隘朴略殆不成貌據益西土之人素

不務此等崇奉之義而道臣帥臣亦不加意故以

至於此誠可慨然當此警飭西邊之日宜有崇獎

激勵之典使道臣守令別樣顧見則好矣 上曰

此廟已賜額乎眞望曰未蒙 恩額矣自古殉義

立節者固多而此則身殉大義使 國家忠義著

於天下其功實大矣 上曰其言是矣副使徐宗

燮曰金應河所樹之大節萬古炳炳 天朝之褒

崇已隆矣聞鐵原地有褒忠祠宣川則異於他地

其時既以本州守臣死節故土人雖已立祠尚無

賜額之舉其在資動激礪之道勿拘屢設之禁
特賜恩額且令道臣帥臣顧助修葺以勵西土似
宜矣 上曰正副使所達是矣忠臣烈士何代無
之此人所樹立前古罕有朝家雖禁祠宇之屢設
此廟則異於他處分付該曹特為宣額且令道臣
帥臣各別顧見可也出堂后

十四年戊午正月遣禮官 致祭于故忠臣金應河

以殉節之歲也出國朝寶
鑑別編

十五年己未二月初八日同副承旨吳彥胄所 啓
故忠臣金應河戰亾日即去己未三月初四日也

丁巳年禮曹草記以其日遣近侍致祭於應河廟
事 下教矣應河廟在昌城地道里頗遠今日墾
後即發可以及期何承旨進去乎 上曰右副承

旨鄭必寧進去可也出堂后日
記下同

三十年甲戌十一月 命不祧遼東伯金應河之祠
版從大臣禮堂之言也

甲戌十一月初二日禮曹判書洪象漢所 啓遼東
伯金應河忠節櫟柱宇宙尊周之義有辭於天下
後世 皇朝特賜封爵其視我 朝勳封亦有別
矣 國家宜有褒崇之典今聞其世序將埋主云

不可無變通之道而不遷係是法外臣不敢直請
下詢大臣而處之如何 上曰禮判所達是矣大
臣之意何如都提調李天輔曰不祧乃是國之曠
典事甚重大而至於遼伯則 天朝封爵不可以
常格論之 特許好矣左議政金尚魯曰格外不
祧事重不宜輕議而遼伯則 皇朝以大勳勞特
賜封爵雖代盡不可使埋其主矣 上曰其事雖
重 皇朝賜封豈可泯乎 特令不祧

當丁十一年丁未三月十九日 傳曰宣武祠節祭
行於去夜遣承旨看審以來今日因望拜禮召見

皇朝人及斥和臣子孫如忠顯公李惇五自己忠
節不啻凜然世傳孝烈八旌其閭至 仁廟御筆
扁其閭曰三世孝子自是 列朝屢舉褒錄之典
予亦於郊幸過其閭未嘗不駐駕嗟賞年前有錄
用主祀人之命適因出他尚不收用甚非 朝家
當初搜問之本意以此申飭銓曹忠顯子孫中待
窠即為調用承傳在所慎惜雖不一一提及於傳
教中今筵及此召見時間多記錄之教而未見一
人之收用如無陰補之制則已不然孰有先於忠
臣節士之後近俗日就清漓春秋大義無地可講

所謂東之高閣者不幸近之誠非世道之細憂似此扶獎之舉惟在銓曹之對揚并以此意申飭三學士子孫中尹吳兩家雖非奉祀猶有冠冕洪之孫無一人在籍者此亦令銓曹知悉淡河一役永有辭於天下後世每閱遺傳一讀一涕雖在百載之下勃勃有生氣聞安靈之所在鐵原地而顯廟丁未賜額褒忠歲甲云回突增曠感遣承首致祭祭文當製下其子孫令兵曹訪問以聞

二十一年丁巳三月十九日 大報壇望拜禮罷後傳曰今日行禮時李提督家未見冠帶參班者聞

摠管李源之病亦難強云慶興府使李孝承姑遞見任諸道閫帥待窠擬入慶興之代令該曹擇差下送田尚書之家雖不入於八姓其所收錄亦豈或後今聞其家之人不在官職云即令兵判以可爲人先付禁軍今之禁軍即前之實職也此後待相當窠別爲收用忠臣家聲何家不凜凜而三學士家以外尹文正煌首炳大義者鄭文簡蘊忍說光景乎文正之家後承最多至過百有數十餘人而其祀孫尚未沾祿仕云文簡之家替零無一命之士云大抵皆屬欠典並令該曹訪其祀孫無論

忠列錄
年滿與否仕滿直長權付司果序陞後擬入莫踰
今日金季兩忠武節義媲美而遼東伯祀孫年未
滿者儒與武間令吏兵曹問其所業草記尹忠貞
家血孫只有一人而與祀孫寸遠尚漏收錄云亦
令該曹載其名於承傳案以爲從後收用之地吏
曹草記遼東伯金應河奉祀孫宅基年今二十一
歲而居在鐵原地方習儒業事 傳曰令兵判招
見勸武後草記渠若不欲操弓付之吏曹承傳冊
錄其名待年滿初仕調用而遼東伯家前有致祭
之舉乎令禮曹問于本家草記可也

四月十一日禮曹 啓曰問于遼東伯本家則本家
致祭前無設行之舉云敢啓 答曰祀孫雖命錄
用而年滿尚遠何異於初不下教乎遣承旨致祭
於其家祠版可也

二十二年戊午三月十九日 大報壇望拜禮後
傳曰今日與忠臣遺裔祇拜 奉室深切風泉之
思忠武溪河之役歲云回薄增我感慨昨年雖旣
致侑仍命錄後而未滿筮仕之限尚未收用此年
此家何循常格 皇朝贈遼東伯忠武公金應河
奉祀孫幼學金宅基勸武仍令宣傳官廳當日內

一會越薦後令兵曹南行宣傳官加設擬入贈兵曹判書忠壯公崔孝一祀孫性烈之降付權管者分揀禁御兩營中把摠調用今仍召見諸家人聞大臣言尹文正家祠版將祧云特例不施於文正之家而何爲贈領議政文正公尹煌祠版特舉不祧之典以寓不忘此日之意又下教曰此日何日况當此年之起感特錄遼東伯之後當日越薦仍除南行宣傳官先試北營而入格於柳葉箭直赴會試矣夏思今式年放榜在再明若使決科於此日又能唱名於此年豈不爲遇此日記此年之

一道乎不憚憊倦臨試北苑矢發鼓應果然得雋尤奇矣南行宣傳官金宅基特爲直赴殿試付之榜尾同爲唱第於今戊午式武科遼東伯家昨年旣致侑今雖不爲亦何可泯然乎書下詩章令兵判書揭鐵原府之褒忠祠中事分付

三月二十二日工曹判書趙鎮寬所啓日昨拜苑禮成輦路駐蹕感歲律之重回愴遼伯之偉節渙發宸藻恩及遺裔甚盛舉也孰不欽誦臣於前年奉命致祭於鐵原舊家門閭冷落棹楔不施故怪問之則一境儒武皆以爲朝家崇報之

忠烈錄卷之三
忠烈錄
典至矣盡矣惟此一事未蒙成 命云臣歸而考
諸諸家金石春曹謄錄皆無概見惟彼軒天之
節固不待儀文賁飾有所增重稽之 國典終爲
欠闕 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上曰大臣之意何
如右議政李秉模曰大節卓然炳烺耳目崇報無
憾昭垂 國乘故似反未遑於棹楔而今聞重臣
所奏若舉闕典於是年則尤不偶然矣 上曰令
該曹分付道臣卽施棹楔之典可也

忠烈錄卷之三

遺文

戒子姪及鄉黨少年書

指目之家勿爲出入鄉人雖惡絕口不言凶悍奴僕
疾不已甚悖慢庶孽隱忍善待妾雖勝妻等不可紊
汝輩違此五條則禍厄立至慎之慎之

以陰譎疾光明以欺詐疾正直以倨傲責恭謹以卑
賤抗尊貴以幼少侮長老以無識妄自大以不文毀
善文以不才忌有才以形勢取財貨以曲逕圖得官
以怒色欲脅人以貧賤効富貴言出吾口使不敢違

忠列金
誘人誤事欲掩己迹使氣凌人自許太高聞人議己必欲加害事不出己必加詆毀怒不附己設計謀害言不見施發怒面赤行凶敗露欲滅人口待我不厚輒發忿言以庶輕嫡脅授指揮居卑自尊欲人師事出入權門謀逐他客與不當與亂人家事面謾長者自以爲能得罪長者反欲害之於大小事必欲主張人微行賤欲與官事已實多過好談人過汝輩犯此戒則刑戮必至慎之慎之

寄密昌書

惶恐欲問候於使道生辰而空官未及日無情不敏

伏罪萬萬前日見贈別紙謁官付壁伏施小人自九月領軍留駐昌城今月初一日移陳朔州領率軍兵三千四百餘名其中赤身者二千餘名慘不忍見而三朔之內逃軍只六名多幸柳珩末子來月二十八日定婚而此外兩男一女皆可年伏願使道婚姻可合處聞見卽卽示下謹再拜

與人書

承尊辱覆乃知侍履萬安仰慰仰慰軍器之見頃弊郡則不至大段而弓子質樺新改矣謂之樺皮不好使之改樺極悶極悶樺皮少無餘儲茲未副示可歎

竹弓還之此來者當留置以待朝廷處置後缺還矣

昨夕雷電非常變異之大者亦奈何奈何見頃者雖

期改備力盡於戰船火器持空拳渴悶而已湖伯以

烏銃事馳啓則以下狀式金應河拜此篇不知與何人書而手墨在

公後孫家故

碑文告祝

褒忠祠廟庭碑左議政九菴宋時烈撰

神宗皇帝四十六年萬曆戊午以建奴匪茹大發川蜀遼薊兵遣劉都督綈喬游擊一琦以征之徵兵于本朝本朝發二萬兵以姜弘立為元帥金景瑞副之

與劉喬二將刻日協攻時將軍以宣川郡守領左營

兵隸景瑞軍己未二月二十一日渡遼入虜地至富

車領時 皇帝已倦勤闔豎用事軍興不繼又諸軍

輕進失利都督自縊死我軍遂與虜相當將軍以手

下兵三千策馬直前指揮擺陣神氣整暇陳既成告

弘立曰速令右營協力迎戰弘立使右領將李一元

擡營相助將軍謂一元曰我軍若不據險必敗矣一

元不從賊數千騎橫截兩陣間一元遁去既而賊六

萬與我對陣一里之外抽發精銳直犯其前將軍以

砲手為前列一時放丸聲震天地賊兵退却如是者

忠烈錄
三喬游擊時敗還弘立辟望見歎曰 貴國步卒與
鐵騎平地相當乃能如此俄而大風忽起煙塵四塞
砲矢不得發賊乃并力衝突我軍立盡將軍手弓腰
劍獨倚柳樹下有二卒不去一人執旗一人奉矢將
軍矢不虛發中必疊雙賊屍成堆所殺多虜貴將虜
甚秘之將軍擐重甲亦矢集如蝟而不能穿矢既盡
遂手劍擊賊兜頸札腰割然並落聲若劈山每得十
蕩而十空先是弘立送舌人河世國于虜陣虜急呼
我人蓋欲招誘也將軍不應大罵弘立曰爾輩愛身
負 國不以相救也劍亦折張空拳猶益自奮有一

賊從後投槩遂仆地而絕實三月初四日也猶握劍
柄不捨怒氣勃勃賊相顧愕眙不敢遽前喬游擊亦
自殺弘立景瑞與一元等皆解甲降奴酋使瘞兩陳
死屍將軍獨不腐劍柄猶在其握矣朝廷遙贈領議
政建廟於龍灣江上以其衣歸葬鐵原先塋之側一
時文士爭相誄挽翌年庚申 神宗皇帝下詔贈爵
封遼東伯賜妻子家白金其誥命引重甚盛事具載
忠烈錄其後潛谷金相國墳復收其終始編入 國
朝名臣錄將軍長身八尺言語寡默氣岸軒然飲酒
數斗志氣不亂勇力超絕十八手擊殺猛虎自是鄉

忠烈錄
人輒呼以將軍而不名也又能視金如土避色如仇
真魁傑偉毅大丈夫也居家孝友出常十四父母皆
歿兵荒中無以營壙有異僧見其哀號指葬處以葬
其葬祭之禮雖經生學士不能過也與弟應海力田
自給書則射獵夜讀兵書有觀察使至鐵原大集武
士試藝將軍年甚少輒矢發的破觀察大奇之仍勸
就試遂捷萬曆乙巳科再為宣傳官其於得失崇庠
泊如也白沙李相恆福超薦為邊守將行有以貴家
女來啗者將軍謝曰彼貴家女將敵之歟名分紊矣
媵之歟則彼必望矣壯歲當宣廟喪佐幕于繁華

聲妓中絕酒色甚嚴其持身制行類如此 孝宗大
王朝弟應海辭連逆獄 上曰此應河之弟又嘗與
虜戰兵敗自刎必不負國即拜為北兵使蓋當光海
朝義理晦塞於將軍莫不歆尚至於戎虜亦且歎服
卒乃 皇上褒寵而我 聖考德音又如此此振古
之所未有也崇禎丁卯議者以龍灣廟有不佞者并
其碑撤去之今 上丙午金應教萬均宰鐵原府始
作廟屋而妥侑焉今郡守世龜兵使柳斐然內外孫
也為立豐碑來請文以記之蓋嘗論之將軍以絕倫
勇力從事弓馬而細行既謹家道甚正則其本既立

矣出身莅官寵辱不驚奴顏婢膝視之若浼則其守亦確矣猝遇大賊萬人魄奪從容擺陣挺身鏖戰其勇亦大矣賊欲無戰呼與為好聽若不聞卒隕其身其義亦正矣激動三軍北首爭死無一旋踵則可謂得人之死力矣倚樹射賊矢盡劔擊劔折奮拳可謂百夫之防矣死猶握劔顏色如生原隰之哀久不殍敗則其忠魂毅魄又可謂不隨死而亾矣然此皆不足為將軍之大也惟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也我朝歷事皇朝三百年矣而及至神宗皇帝再造土宇則義雖君臣而恩實

父子環東土一草一木誰非帝德之所濡而彼二豎者乃敢稱有密旨去順效逆使我禮義之邦舉淪於禽獸之域儻無將軍之一死則將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哉然則將軍之死所以明天下之大義立天下之大經日月不墜則其氣不滅山岳不頽則其節不泯河海不竭則其功不虧然則天之所以生將軍者不但為我東也將為天下萬世也為春秋尊周攘夷之義也天既有所為而生之則亦有所為而殺之也或者乃咎弘立不救而致其死烏足以知將軍哉將軍諱應河字景羲世為安東人安東之金寶王者

後高麗名將方慶其遠祖也其考 贈參判地四將軍以萬曆八年庚辰三月初三日生死時年方四十廟在鐵原府寶蓋山東西花田里云時 崇禎己酉六月日

神道碑判中樞府事
龍洲趙綱撰

皇明萬曆四十七年己未春建州夷逆 命天子赫然出師征之且徵兵我東蓋視同內服也時 天朝經略卽楊鎬我國元帥卽姜弘立副卽金景瑞分軍爲左右營將軍以宣川郡守兼助防將將左營軍軍行劉都督喬游擊當前茅我左營翼其左李一元佐

將軍弘立景瑞中勁至淡河布陣將軍謂一元曰軍志有之先據北山者勝今我陳庠殆不可乎獨無高處一元執不肯趨起間虜騎數千衝我左右陣一元先遁於是虜之精銳咸萃左營將軍令軍中曰砲者築樂弓者持滿聞吾鼓聲乃縱否軍法在俄而浴鐵之騎堵牆而進間不十步將軍援枹鼓之虜中丸而死者不記其數空鞍虜馬塞逕虜大崩居頃之虜又選壯補缺出死力進鬪者幾三四合必我軍捷虜將走矣大風忽衝塞起沙礫擊人面日色晦暝火器與藥飄颺半空我軍無所施其技虜乃乘之我軍亂

將軍獨倚柳樹彎大黃射虜中必疊雙應弦而倒虜之死者過當矢盡則持長劍搏戰其所斬刈又有倍焉將軍亦被數十創性命已殊猶握劍柄植立不動怒目勃勃云當此時爲中勁者出卒一隊作蟻子之援虜雖衆未必不半折於將軍之一拳矣弘立景瑞徒從壁上觀而反覆生姦甘心將軍血虎牙不扞一矢向虜非虜之寇乃弘立景瑞也李少卿言陵與律之罪上通于天是猶自知罪也不知弘立景瑞其能自知罪也哉噫將軍信善戰且壯哉杜松劉綎以中國名將將十萬兵暫爲虜蹂躪血流波道無一卒還

將軍獨當乘勝之虜抑萬萬拐子馬使僅千弱卒視死如歸身所擊殺如此雖關雲長岳武穆曷以過焉喬游擊之至死津津稱東國兵利將勇不容口虜人旋師猶避柳下戰場必曰柳下將力戰可畏至收屍瘞之曰好男子好男子異日再生願我得之將軍之名動華夷豈虛也哉人有恆言慷慨殺身易從容就死難若將軍者死綏之志素定於受脤之初彰彰明矣弟應海欲從將軍以爲俱死無益止之與家人訣不及私事封識印章屬郡吏戒勿汙賊此非從容就死而奚惜也朴相不薦將軍則已旣才將軍而薦之

忠烈金
胡不畀之大將若鄧侯之薦淮陰者抑有國運天時
之有與於其間耶或曰澗河之役虜勢方盛我如挫
其強而燿之虜必十年不振無疑我以其暇鍊士勵
卒以壯邊威惡有丙丁之亂信斯言也弘立景瑞之
罪歷世難賞庚申春 神宗皇帝用嘉將軍力戰死
之之狀出天府白金萬有餘奇大賚我國俾恤將軍
家於是天下之人訟共頌將軍名相傳道藉藉介冑
之士則恨不得與將軍俱角虜接踵而死秉筆之徒
則恐不能盡寫將軍鏖戰狀以光 皇明敦史之萬
萬也將軍之死今近四十餘年而談其事則恍若挹

將軍啞吡吡於阿睹中凜凜有生氣孰謂人與骨
皆已朽哉將軍名應河字景義姓金氏本安東人著
籍鐵原僅數世云曰鎮禮曹參議曰麟祥掌樂院正
知製 教曰軻兵曹正郎曰地四 贈參判於將軍
高曾祖若考也將軍生十四歲遭父母喪遇異僧指
示好丘葬祭以禮不以童子為解與少弱弟友愛備
至鄉里稱之及長彎弓石八弓不假之人自造殊制
身長八尺志氣磊落一時曹偶皆許以真將軍皆出
其下二十五擢武科朴相承宗判兵曹舉為宣傳官
明年坐忤者見汰即日歸家無幾微對色戊申禩碑

忠烈金
湖南幕卽朴公按使時也時 宣祖大王國恤初將
軍居戲下不近酒色持戒終始不怠聞者以爲儒者
不如庚戌再授宣傳官李時彥盛稱于白沙李相李
相擢授慶源判官將行有人紹介貴家女美而艷者
屬將軍畜將軍辭之在慶瓜滿觀察使韓西平誤置
下考仍隸幕下及西平扞文罔廢將軍往唁先諸人
人疑其非情將軍曰韓吾舊將吾何以記憶細故而
形迹爲蓋其曾次坦蕩類此自此名實藉甚歷都摠
經歷三水郡守至北虞候雖皆朴相尉薦實因衆望
也縻職處北關者四載靡職不舉至於爲植致力有

過陶長沙運甓者其不伐又有公孫大樹風嘗邁厲
虐苦幾死其友操樂大呼曰君平生自許馬革裹尸
今寧死於一病乎將軍瞋目而飲盡三碗乃甦至淡
河之役果忘身殉國立大節俱如其志庸不烈烈男
子哉 本朝亦特贈將軍階大匡爵領議政 國家
顯忠崇節之道良足千古矣弟應海等矢復于灣上
而葬衣冠于先隴下將軍室僉樞尹壽益之女生二
男二女男長益鍊登虎榜官全羅右水使蔚有父風
不幸未究其用而卒次時鍊早世女柳信傑宣傳官
次金基幼學側室男承鍊孫世龜宣傳官益鍊出也

忠死錄
世聲時鍊出也柳信傑生二男長坦然江界府使季
斐然肅川府使金基生四男翊勳翊華翊文翊武女
趙一善幼學銘曰鉞弔何歸乎殫於斫虜兮衣冠何
歸乎藏於若芥兮魂無不至今矧此孤丘死面如生
兮先軫其儔齒碎無餘兮真源莫先 帝命胙女兮
貶贈我宣痛彼降帥兮遺臭世世繩彼庾信兮功止
羅際夫孰如公兮效命 天王名噪薄海之不足兮
汗竹煌煌而廟食其鄉兮柏板松楹虔揭靈妥兮燁
如旋節下大荒兮

鐵原褒忠祠奉安告文

丙午九月二十六日
鐵原府使李時萬

世之論吾東方戰死名將可以血食千祀者必曰高
麗申壯節 本朝金將軍其雄風烈氣至今使人凜
凜信乎特立宇宙齊聲異代者也然而桐敷之戰真
人秉鉞三靈擁護萱兵雖強豈能逼害至如渡遼之
役一封秘旨暗抵兩帥終必為得罪上國之地而將
軍以一死明 祖宗二百年以來事大忠順之義使
東土君臣永有辭於天下後世將軍之所樹立視壯
節為尤盛矣嗟乎深河之劍尚忍言哉天不助順劉
摠戎十萬大軍盡為魚肉鑿馬衝突先犯我之左營
擗鋒所及勢若風雨弘立景瑞輩坐視其急接兵不

忠烈金
救將軍乃倚樹瞑目奮拳於白刃叢中射殺無數力
盡而死劔猶在握其面如生異類亦為之吐舌歎服
天子聞而壯之降勅追獎賚及妻孥國人立廟江
上廷臣撰錄忠烈將軍之死光矣伊時睦公長欽以
詩誄之曰八尺身亾日三韓國活時此可謂詩史矣
粵在去歲東州守金戾萬均暨邑中父老諸生一辭
而言是邦將軍父母之鄉也生於斯長於斯衣冠之
葬亦於斯盍建祠宇妥英靈遂卜地而初焉以為永
世俎豆之所其有補於 盛朝之風化者大矣吁可
尚己不佞慕將軍之壯烈久矣今幸忝宰是州想像

遺迹興感采切載瞻新祠戶庭肅然奠一卮而再拜
冀屑歆乎心香

春秋享祝文

精忠大節日月蒼旻茲值仲丁精禋是宜

昌城忠烈祠奉安告文

乙亥五月十六日平安道觀察使李濡

伏以嶽瀆孕秀乾坤鍾英挺出人豪維 國之楨忠
肝義膽得之性情豹略龍韜講之平生盤錯未遇匣
劔空鳴樓遑州府才美不呈維時 皇朝邊塵屢驚
索賦中邦久稽蕩平勢迫侵鎬徵卒東瀛命將赴急
公在左營慷慨即戎誓掃攬搶淡河萬里牛嶺崢嶸

忠死金
天假驕子不利我兵元戎釋甲軍勢已傾公獨奮義
賊多身輕一以抗百僵尸野盈矢盡力贍刀折氣勃
死且不什虜猶莫撓天為低昂雲為陰晴黃沙四塞
白日無晶死事之忱敵愾之誠實出千古聳動八紘
唉彼降虜能無面駢錫壤于遼 天子恩榮表閭桑
鄉我 后之旋念昔行軍駐扎茲城指點遺墟慕切
遐氓謂不享公有負忠貞爰即舊館聿開新楹羣情
協應不日而成蠲吉揭虔秩文是程衿佩紛集祀事
孔明不昧者魂聽於無聲瞻彼域中天地晦旨義士
無人公誰與行歸來故國堂宇肅清萬世無違歆此

含萌謹以清酌庶羞式陳明禋尚饗

二邑人行
李聃命撰

伏以山河間氣天地儲精篤生英武 王國之楨弧
矢當年志掃攬槍乃其素蓄義取仁成歲在戊午
天子徵兵公膺簡選望叶師貞迺撤西維薄伐王庭
指揮勝算鬼讐神驚何天不佑利失勢傾控弦百萬
蔽山寨垆烽屯蟻聚殷殷轟轟強弱懸絕衆寡不并
全軍大北積屍如京公獨奮奮倉卒排營七伐不愆
進鼓止鉦飛箭掣雷擊殺甚羸劔折力竭賊勢更憊
神色自若意氣彌勅安坐信地寸步不更男兒一死

正大光明九鼎吾東隻手天擎堂堂相貌凜凜若生
敵人畏之莫敢近櫻殊俗心服叛將面頰遼伯之秩
芋土加名伊誰云贈 皇帝褒旌彝倫萬古義烈八
紘大節精忠昭揭日星固公稟賦胚胎淑清平日學
力亦可窺評正氣磅礴配義崢嶸一朝逢原樹立寧
馨英名天下疇與公爭血氣尊親有耳亦錙矧茲弊
鄉豈同凡厖公昔出師駐節吾城秋來春去經歷六
冀詰兵謀猷殉 國忱誠遺芬餘馥赫赫睇聆一邦
耆艾下逮孩嬰高山仰止七十餘齡豈每因仍久稽
安靈畱軍舊址言構楠薨公孫製錦斯辰適丁經始

肯堂見者皆榮筵臣陳請 聖主動聽特賜嘉號俾
扁華楹載扶綱常載樹風聲肅肅高除濟濟衿纓祇
薦俎豆宛陪儀彤僻遠邊民粗識法程庶幾觀感俗
變化行尚饗

春秋享祝文

秋霜大節白日精忠烈烈英名萬古無窮扁除沈肅
纓弁會同誠淡報祀禮洽崇終

宣川義烈祠春秋享祝文

字邑人感倚柳事植二
大柳於牆內以擬之

祠之兩柱刻春秋
大義

意無沙磧氣壯山河

恩誥有燬義聲不磨

鍾城忠烈祠春秋享祝文

手提虎旅命委龍荒忠貫日月義凌秋霜

慶源忠烈祠春秋享祝文

將軍死矣劒猶在手氣作山河名垂宇宙

祭文耕承

嗚呼哀哉公今死節國人榮之天下人嘉之夷虜無知亦能說之我獨悲之悲又何意此豈悲公之死實惟悲公之心西敗初到時議洶洶或謂公先棄陣或謂公先附賊既而皆不然可謂舉世不知公矣向使公不幸為李一元文希聖輩偷生則平日相親愛而

力薦之者已齏粉矣嗚呼哀哉昨歲之來辭也勉以戰陣公含淚喟然曰謹為知己無辱余亦垂淚而別豈料終始踐言乃能如是也贈我簡辭森森如昨有時展讀為之一慟今余憂患摧傷朝夕且死人間相別之日少泉下相從之日多吾又何悲嗚呼哀哉

忠烈錄卷之四

諸家記述

萬曆四十六年奴酋犯順乃勅朝鮮王整軍協勦經
略楊鎬於己未二月十一日誓師而發鎬以詔
首發其師朝鮮王命姜弘立爲都元帥金景瑞副
之率士萬二千人銃手居多朝鮮之習火器自東
征始也其法以木爲牌並列如牆開穴置銃銃力
頗猛鎬命屬於劉綎綎卽征東時大將也時當一
面其道出寬奠與朝鮮近故使屬之而命游擊喬
一琦崇督焉綎之師頗有斬獲朝鮮再喪之餘稍

忠列錄
知訓練亦能成軍虜覆他路將杜松假其旗幟以
襲綖軍綖一琦皆戰歿朝鮮裨將金應河據山為
營嚴銃以拒虜中銃不退天乃大風揚塵銃不能
發應河據胡床持大弓射賊力屈而死弘立與景
瑞舉軍降次年 天子下詔恤朝鮮之死事者

命經歷程崙以二萬金往廷議又請以行人劉時

俊往且住劄義州以獎勵朝鮮士卒

出皇朝茅元儀所撰武

備志朝鮮考

皇明經略王在晉為劉將軍綖傳略云發兵前一日
塵霾障天已又紅光如血兵分四路杜松出撫順

兵次渾河半渡賊決上流湧斷我軍後車火藥為
奸細所焚賊以全寨精力設伏誘師松戰歿鎮守
王宣等死之乃乘勝掩襲僉事潘宗顏及副將黃
鉞以下俱死之而寬奠一路綖自牛尾寨進賊來
堵截官軍屢報斬獲功至馬家寨賊伏兵發力戰
敗其二陣直抵奴寨一百二十里賊兵逼山誘戰
守備馬進忠單騎殺入賊陣賊急收旅退屯山箐
我師亦因堅壁相拒會奴佯張撫順軍旗幟訛言
杜將軍戰勝來合兵綖遽令開營夷以二萬人合
圍將軍面中一矢又戮一刀畢命劉招孫帳下卒

也負將軍尸挾刀與賊相格亦被害高麗兵萬三千為將軍殿戰潰都元帥姜弘立副金景瑞俱被縛降朝鮮國王籍其妻孥囚繫之裨將金應河倚柳樹下踞坐胡床取大弓迭射發必穿楊應弦而倒一賊從後閃刺之猶發矢不絕斃乃投弓云

皇明曹學佺所撰名勝志寧遠衛篇

天啓元年三月兵部奏請軫念陣亡諸臣奉 聖旨是云云朝鮮將官金應河等八十一員移文破格從厚贈錄其軍兵丁夷俱照數行各鎮優卹祭榮以慰幽魂

出皇明人所撰兩朝從信錄

朝鮮將官金應河移文破格從厚贈卹

出皇明人所撰忠義錄

文辭雖同而各出於記述故並為書錄

金應河字景義鐵原人癸巳兵荒之歲父母俱歿將軍年甫成童葬埋以禮追慕不已與其弟應海相依為命孝友之行一邑稱之乙巳中武舉戍北邊及瓜而還丁未秋兵判朴承宗始除宣傳官明年有不喜者汰去將軍即日歸家略無愠意己酉春朴出按湖南遂以軍官從焉時丁 國恤朴申飭所管勿近酒色帳下諸人鮮能體行而獨將軍律已謹嚴不踰繩墨晝習騎射夜讀兵書未嘗怠惰

朴益愛重之庚戌再授宣傳官都體察使鰲城李相超授慶源判官秩滿將還觀察使韓浚謙誤注下考仍置幕下及韓公廢黜郊外將軍先人往慰或問曰韓於君有何恩德乃如是乎答曰將卒情分在我難愬殿最往事何至介懷聞者歎其義而服其量及朴再判西銓首除都摠經歷仍補三水郡守未久又啓請除北虞侯在本道首尾四年清謹自勵勤幹奉職夷民悅服焉丁巳夏遞來于京戊午秋 天朝徵兵將軍以助防將仍授宣川郡守遂赴關西隸副元帥金景瑞標下其弟應海欲

隨往相救將軍以爲兄弟俱死無益力止之臨發與其家人永訣處置後事封識印信授郡吏曰遇賊我必戰死不可佩往云己未二月二十一日隨都元帥姜弘立領軍渡江而西三月初四日 天朝大將劉都督縱率三萬餘兵到北地富車嶺相繼敗績我軍左右營亦從而覆沒四月初二日被虜兩帥送鄭應井等來傳諸胡皆言左營中有一將終始力戰倚於一樹手劔擊殺不可勝記身被重鎧矢集如蝟猶莫能傷有一胡以鎗刺之手把大刀而仆終不捨卽是左營將金應河之謂也李

長培亦自虜中還曰初四日劉都督喬游擊前行我國左營次之中營又次之右營在後喬劉兩兵大敗遂與我軍相戰將軍指揮擺列俄頃成陣告急於元帥曰以此孤軍萬無抵當之理速令右營協力迎戰元帥卽令右營將李一元擡營往助才列其軍將軍謂一元曰我兵陣於平地若不移於岸上敗軍必矣一元不從中營相去數百步從壁上觀之則忽有數千餘騎橫截兩營之間一元先遁餘軍潰裂遂犯左營公獨當力戰賊兵或進或退如是者三時喬游擊敗還中營望見而歎曰平

地上以步軍支吾鐵騎乃如此稱不容口未幾大風忽起煙塵四塞銃藥飄散不得放丸敵兵乃闌入陣中將軍獨倚柳樹下射必洞札皆應弦而倒矢盡持長劔擊殺尤多劔折不復擊忽有一槩從後刺之仆地劔柄尚在其手其後胡人相言柳下一將最雄勇善射朝鮮若更有此輩數人不可敵也又有一胡來言我等以將令收瘞天兵及朝鮮軍死者日已久屍皆腐爛惟柳下一屍顏色如生右手握刀柄不解此乃爾將終始力戰者走回人亦言金將軍死後尚持劔柄故胡人猶恐其生

不敢近前云將軍身長八尺餘膂力過人射藝絕倫氣岸軒然動止安閒絕無武夫麤悍氣飲酒數斗亦不及亂光海特命褒錄贈爵建祠立碑以慰

忠義之魂

出潛谷金壙所編海東名臣錄

皇明萬曆四十七年己未春三月惟我左營將金應河及奴賊戰死之王命也於是朝之大夫士若草野游居懷鉛槧粗業文詞者俱聲詩歌頌之繪事者又貌得猶恐其蹟就泯不章余適會罹負薪憂不得暇餘事猶且聳聽喑歎再三居無何家僮斗走自賊中來始以公山額點勒送元帥營者爲言

弘立輩至今活仍道應河事顛末甚悉云應河初飭事禡訖志已含玉愴然有決色乃申寇令曰今日之事君事也師耳目在旗鼓不用命者法之衆皆領無不奮武怒急繕者遂前逆諸溪河落一鼓填然士咸有進死心顏行頓忍莫不敢血戰應河挺身左承附一發殪渠帥賊倉囊而退賊大惕懼亾益其兵肉薄來厥數倍之忽有寧風大作樂飄鏡口丸無力不能拒來賊乘之無復可爲時弘立等已與賊通謀稍無戰色咸袖手旁觀應河抗聲疾呼曰弘立元帥胡不出戰始君勅吾等云何玉

忠列金
音猶在耳生固可惜王命胡忍實之况 天兵敗
壹大劉都督已燔於義不可獨活卽班馬靠柳木
下嶽立左右射中必疊雙賊環而載潰者三矢且
盡遂拔劍擊之劍所擊亦不下射數大事將去劍
刃旋摧何天力不如人卒使霽雲徒死於賊而虛
志佛輒之矢耶嗚呼痛哉數日賊大掩陣啗收瘞
者有認應河於積屍中血殷殘甲矢集如蝟目猶
視面如生手中劍半摧握不釋眞若擊賊者賊錯
愕睨而不敢逼賊大異之齊口宣言曰儻復有柳
下將軍吾秀支必皆愁柳下將軍云者蓋以其戰

死柳下故云爾惜乎向使識應河者甄升而柄授
之得居弘立右如孔明之魏延則彼雖狼心狗行
安得不爲用國恥必不至灌首溪惜乎居廟堂參
謀軍國者不得辭其責且應河以孤軍角溪寇於
戎馬地能令出死力幾得雋亦可謂善戰如使弘
立等雖固棄股肱力因風吹火助聲勢萬一則功
可立矣身擁大衆坐首其豐敗崇讐是誠何心將
復有甚於是者噫弘立之肉其足食乎恨不得剖
其心以祭忠義之魂也應河之精忠義烈當與天
地相終始青海城頭赤旭恆升嗚呼應河之心不

中八五金
死 天子深嘉之立廟鴨水上吁烈哉其忠魂義
魄想必往來于茲而或為睢陽厲或現玉泉聖雄
風急雨駭霹靂撼山岳者髣髴乎應河之氣像者
矣吁烈哉或云應河字景義身長八尺餘頎然真
箇好男子樣風儀嶷嶷可觀為人撲直醇厚便弓
馬孝友肥其家信義服其鄉嗜必迪檢押於諸武
弁中未易其人身雖獲表薄材可柱國故相李公
恆福體察使朴公承宗嘗交章薦引之累轉判慶
源官將至客有繩小艾美而艷誠可薦枕者且其
閥族金貂貴顯公益卜為妾仍求董淑之繫援公

蹙然謝曰男兒窮達天也青雲難力庸可緣婢妾
致之且僕素貧賤者猝得五馬貴今於 上命不
得挈家累與俱顧念昔糟糠時良用墮惇憾恹憂
何安漁色客羞赧面頸發赤其雅淡德操不可相
也尋身上事大率類此又嘗畜一寶劍恆言吾平
生事業惟是而已人未曉其意只笑其長大好帶
及是死猶握不釋者即此劍云其弼中義氣所素
蘊積挑燈之看磨頸之祝迺今尤驗嗚呼綱常大
節萬古宇宙間棟梁亂臣賊子之大閑惟公能以
隻手辦截然不可使犯惟彼全軀賣降之徒雖暫

忠烈金
假氣游魂想已奄奄九泉下矣安知夫勇夫健將
自此益激厲為國家干城鎖鑰而使外寇不得窺
覘竊發公之死誠不幸而公之死亦幸耳自古忠
臣義士何代無之如公者果幾人烈烈乎堂堂乎
屹然若砥石立頽波信乎不多匹其必有太史氏
大書特書光諸簡冊永貽不朽者如青天白日而
顧余慕節義之心顛膽扼腕有不自知止者故既
序次僮蚪言如右繼以或者云出花浦洪翼漢所撰傳記
金將軍應河字景羲江原道鐵原人也萬曆乙巳中
武舉由宣傳官超授慶源判官六鎮不得盡室而

行將行或來言有貴家女年少且豔可卜以為妾
將軍憮然辭曰吾家貧貴家女畜之不易待之如
妻名分紊矣賤之以妾彼必憾矣凡人之福如布
帛有幅尺寸有定限緣妾致貴非丈夫美事也丁
巳邁熱疫將死其友持冷藥大呼曰子嘗自許死
國事今因一疾寂寞而死誰其知哉將軍即張目
即飲盡三椀乃甦戊午兵曹判書朴承宗遭親喪
應河即其姻戚也會葬于高陽自內遣中使護喪
或勸將軍接遇曰中官見子好風彩必延譽於內
將軍喟然歎曰有所希冀歛接闈寺非士夫事獨

不愧於中乎坐客咸異之秋建州胡奴兒哈赤犯
順 天朝徵我國兵將軍以助防將仍授宣川郡
守臨行謂軍官吳憲曰夜夢吾首爲賊所斫吾當
多殺賊不浪死爾其識之遂佩二弓百箭而行諸
將以爲恟己未三月三日 天兵三萬到虜地淡
河部落全軍沒我軍左右營亦相繼敗衄喬遊擊
一琦從壁上觀將軍戰彈指而歎曰平地以步軍
支吾鐵騎乃如此貴國兵可謂強勇稱不容口未
幾大風忽起銃藥飄散不得放丸賊兵乘之大破
我軍將軍下馬獨倚柳樹下射必洞札賊皆應弦

而倒身被重鎧矢集如蝟猶不動矢旣盡持長劍
所擊殺又無數劍柄折三易劍擊之忽有一賊從
後以槊刺之仆地劍尚在手其後被虜之人逃還
者繼踵皆言胡人相與語曰柳樹下一將軍雄勇
無雙朝鮮若更有此輩數人不可敵也又曰奴酋
收瘞 天兵及朝鮮軍死者日已久屍皆爛惟柳
下一屍顏色如生右手握刃不可解即將軍也胡
人射屍中目睛益恨其多殺虜兵也先是弘立先
送胡譯河世國于虜中至是胡兵先呼通事欲止
其戰與弘立降也將軍聞之愈怒廝殺虜兵如故

朝廷嘉其節追贈兵曹判書立祠于 天朝人往
來之衢倚歟休哉將軍之忠義大賊歷營寘眾懸
殊而從容擺陣颺旗督戰一奇也胡兵來呼通事
意在講好聞若不聞終始力戰二奇也下馬倚樹
示以必死數千之眾血戰不降三奇也手中長劍
死且不釋有若夏起而殺賊四奇也方春暖節死
肉不朽怒氣勃勃如生五奇也領相朴承宗作傳
以褒之

出於于柳夢寅所撰遺事

海月黃汝一序公輓詩曰有自京師來者為余言金
將軍錄中事有畫像有傳贊滿朝卿相以下從以

歌詠其忠節發揚其幽光無非立人紀扶世教之
志余聞而美之而繼又悲之古之人有恥其不與
黨者有榮其詞列三王者將軍同道人也而生不
得一面於造次歿不措一辭於羣賢之後此余病
伏滄海愧古人不已常見膏油多佞樸直多忠將
軍生草野有何一毫時俗氣想其立心忠孝立志
壯烈俱自天品中出來故倉卒毅然報於 國者
如此此非間世奇男而何如金搖尾狗也頃乞和
倭將平行長顏狀余適忝權元帥幕詳見之一生
老於首鼠今於奴酋亦未必不以行長視而朝廷

忠列金
特未覺耳姜其父按關東時以十六漂倭張爲六十餘頭公然袖手而冒斬級真箇碌碌鄙夫不但白面也噫以此輩而充帥望其不辱 國得乎如將軍者沈下僚如兩俘者膺推闡抑又何也向微上相之纜成就一箇 國將奚賴焉嗚呼今日之益勉得士者其在於誰也出海月集
荷潭金時讓書忠烈錄後曰余於公爲宗人余之爲僇於鍾城也公佐朔幕相去不遠每於射獵之暇匹馬來就必畱忘其所趣經宿然後乃去故知公寂熟公之西出塞也余適遷南未幾時聞公戰死

爲國家樹風聲慨然流涕吊公之不幸而幸余之識公之早也及忠烈錄出求人而讀之其所褒揚者至矣而亦有失實之事此豈公之志哉謹以耳聞於公者爲公撰焉公夫人於朴相國爲外從母朴相之知公蓋自公迎婦時非始於試射之日也公之孝友著於家忠信行乎州里朴相之知公不於是而於射藝之末則是淺之爲丈夫也公早失父母零丁孤苦不知爲學稍長以弓馬發身以智略自期而不屑屑於兵書中緒餘不學兵法何損於去病哉公爲余言隨朴相公眄完山妓有子余

未及問其母子名爲誰而知公之有子於完山則
熟矣未知其子之存歿如或存而不見錄則非公
之本心也公嘗以節度之令改作行營東南二門
樓櫓極其宏壯爲捍禦之具而已監董築城者非
公之事也忠信不自欺是公平生事而撰傳者何
如是相待之薄哉公之爲虞侯金景瑞卽兵使也
景瑞強戾自用多與羣下相失公維匡調娛不屈
不忤人以爲難公嘗監刈草于野有連積者乃公
愛妓家物恐見失近託於官而公眞僞難辨命盡
輸於官其家號訴不聽公之無私如是公嘗自言

吾之判刺于秋城卽慶源也申公景禎爲府使頗清簡
吾適得好靴愛而著之朝仕于申申目常在靴卽
退而脫靴以與人其冰蘖自律槩可知也公之在
北營以三水郡守來三水貂鼠窟也公無一裘可
禦冬欲作紙衣而亦不可得余贈以紙四卷公卽
糊作衣以防風其清苦何如也公之南還余相與
約出餞于境上適遇病不能出公到祖席聞余有
病卽返馬馳三十里來握手以別余勉之曰余聞
金多者位高公之才足以自奮無攫金于市負故
舊望也公笑曰公之言樂石也行觀之不相負也

忠烈金
于後屢擬不得調官止郡守其樹立又何如也此
余所獨知而人不及知者故敢備逸狀出荷潭集
己未元帥姜弘立奸慝冠古今不足以人類齒若金
應河則極極勵節者也初以左營將與賊迂於路
雖衆寡不敵諸軍風靡金應河釋甲去馬挺立柳
下矢不虛發中必衷甲或鍛其首或縱其馬賊愕
眙不敢逼憑一箭求和金應河厲義催鼓士卒瘡
痍者亦皆奮身競死敵敗乃會蜂屯大膊金應河
呼弘立合勢抗戰弘立甘心膝賊終不應金應河
雖不得以少却衆摧勁鋒喪其元節貫天日可與

古人侔也虜亦奇其爲稱以柳下將軍不敢萌東
搶意此金應河死而不死者而功名尚不賁著天
下此豈不敢眦睛視虜硜硜自剄者儔耶出崔有海東事

記略

定齋朴泰輔記公逸事曰丁巳冬泰輔以罪謫宣川
羈囚邑邑數從府之父老游往往問府之故事其
父老不能言他事唯屢誦金應河事應河以己未
歲戰死迄茲丁巳戊午之間甲子已一周矣其民
猶斷斷不忘以傳應河之事固未易忘也然淡河
之役人多異同其辭夫應河挺身獨戰殲於軍潰

之後而傳應河事者皆棄陣躲竄之輩蓋亦有不
知而妄稱者其不可槩信自忠烈錄已然況於今
之傳者乎輔訪己未逃還人之存者皆已死得一
人年七十餘耳聾眼枯神耗不能應人語不可問
以當時事有舟人年頗老自言見金麗奇麗奇嘗
從姜弘立在中營望見左營戰狀言之甚詳悉其
言曰三月三日我軍踰牛毛嶺元帥營在嶺上左
營在嶺下平地翌日平明山前見敗軍帶矢及刀
劔傷流血者往往來投我軍知明將喬劉兵先爲
建虜所敗也我軍詳左營戒陣勿納敗軍俄而虜

大至先犯左營應河環設拒馬木於陣前分隊放
砲虜騎阻不能突而顏行挫屢進屢退時姜弘立
以全師在嶺上左營蜂午告急熟視不爲動虜多
取敗馬連屬之鐵騎隨馬後以兵器驅馬馬奔逸
決拒馬木左營砲發虜前者顛後者蹂躪而進左
營兵單不能支師遂亂應河失馬步就大柳下倚
柳自射殪者甚多虜兵牆立林列而應河所立百
步之內常廓如也數食頃虜始亂進而應河死矣
或曰初應河行未踰嶺有老嫗過而言曰師未可
踰嶺盍姑止斯應河以爲不祥收斬之遂踰嶺師

忠烈錄
果敗或曰未可信也或曰神蓋先告應河而應河
死志已決豈可止哉金遇迎者其父鐵賢以軍保
通引隨應河渡遼方應河倚柳射一軍皆散獨鐵
賢守不去伏公甲裏給矢矢盡鐵賢呼曰矢房空
矣公顧嘆曰汝欲走乎鐵賢曰小人義與將軍同
死請與將軍俱伏一劍以明小人之不去將軍而
死遂與應河伏劍而死朝廷復鐵賢子孫十世遇
迎其遺腹子也又於龍灣立祠畫應河像亦畫鐵
賢於其側丙子之亂敵人焚其祠遇迎之子云今
以所聞鐵賢事甚躋忠烈錄所不載惟李爾瞻爲

忠烈錄序有曰觀其卷中八尺長身奇偉倜儻有
介胄不可犯之色者將軍之像也執幟一人奉矢
一人冒鎗當鋒而投命者不忍去也蓋畫記也則
知此事之傳有由來矣獨恨其記之不詳而疑今
所聞之不能無謬也忠烈錄及宣人之傳者皆稱
虜以槩刺應河什地今云應河與鐵賢伏劍而死
是不可質矣然當是時我軍旣皆逃生而圍住應
河者盡建州也其問答之言果孰聞而孰傳之也
或言應河自朝至日中射角決生火右母指脫乃
拔劍而鬪其傳之愈纖悉而愈可疑與此事無異

忠列金
宣之老人有及見應河者言應河體狀魁偉能一
食大牛脚尤善射未嘗虛發宣人有戍北道得胡
馬絕驟者應河騎而馳之自於馬上盡脫其兜鍪
橐鞬而投之地跳下馬一一取之復跳上馬其勇
捷如此宣之軍民既服應河之能國俗素輕建虜
皆奮曰墨綽俗呼建虜為墨綽可芟夷之歸策功耳故非
老弱踣跂者悉從應河行於是湫河之役宣民之
死者為多龍灣之祠既焚宣民皆願為應河俎豆
於宣莅府者多良忌事竟不行府使李經漢嘗一
請於監司監司沮之後無敢復議者忠烈錄者光

海時議政朴承宗所編今行于世此書其逸事定出

集齋

月沙李廷龜送謝恩正使海峰洪命元詩曰 皇帝
御萬曆四十有七歲小酋抗 天紀兇牙肆其獠
潛師襲城堡放兵吞穹毳重鎮一失守遼城忽晝
閉經略楊將軍仗鉞辭玉砌誓將一舉滅如風掃
蚊蚋我王奮忠烈惟思以國斃悉索域中賦西奔
受節制牛嶺夜雪度鴨水春冰濟三路十萬兵初
持犄角勢大軍貴持重當思萬全計如何謾輕進
不戒趨利蹶風沙亂擊面白日變陰暄奸譚陣前

呼兩帥頸已繫健兒齊解甲驅去如鞭羸烈士獨
抗鋒捐軀立談際忠魂哭原野戰骨沙場瘞 聖
皇軫孤寡一視同遐裔內府一萬金溫綸十行細
上以獎忠貞下以慰卒隸不寧宥喪師乃復承嘉
惠念我二百年何曾有此例縱云至誠感 皇恩
實不世拱謝禮敢緩銜命催星轉出期

己未三月初四日我軍與天將到富車嶺相繼敗績
于賊鋒我軍右營中營皆潰弘立景瑞等舉中軍
兵解甲投降于時忠武公列陣平地方欲移陣岸
上忽有賊兵數千騎衝突而來以致諸軍潰散獨

公堅壁與賊對陣於一里之間賊騎遂犯陣前我
軍一時放矢送砲賊兵相亂交兵前却者至於再
三勝敗未決穉風四起狂塵暗天陣中兵勢已至
危急公大聲疾呼曰弘立景瑞爾等何忍負國偷
生坐視不救乎獨倚大柳樹下射殺賊甚多矢窮
劔折手拇亦墮不得復擊遂為賊槩所中仆地而
手中猶握劔柄至死後七日不釋云出鄭奇
男行狀
元帥姜弘立戊午八月出師西下到處縱酒稱有密
旨淹延時月宣川郡守金應河知弘立無必戰之
意願得自當一隊前行赴敵弘立許之約給步卒

五千人爲左營爲先鋒又以順川郡守李一元爲右營將弘立景瑞統大衆爲中營己未正月經略檄到二月二十五日大軍會景馬田令朝鮮軍及期至期左營軍先到 天兵齊會金應河往見劉都督都督問曰元帥何在答曰步軍不敢馳驟未免差後都督見應河對答如響軍容整肅歎曰東方有如此人物諸夏之不如也日暮弘立又到都督夜招至帳中相議進兵弘立曰軍餉在後士卒飢餒勢將畱駐等待軍餉且胡地險惡細作極難懸軍深入易進難退奈何都督曰大軍所到勢如

拉朽事期已定亟進無疑弘立無言而退都督怒曰朝鮮用人如此不敗何待英雄只在眼前乃用狡黠少兒付以司命初到所言只是逗遛之計也所謂英雄指應河也弘立密使通事河瑞國等潛往建州講和爲 天將所迫阻勉行軍到馬家寨始見胡騎出沒令曰如有妄殺一虜者償命獨左營軍不應曰軍中君命尚可不受臨敵斂刃吾未聞也自馬家寨至淡河四五十里間胡兵或數百名或千餘騎處處屯聚 天兵及左營軍爭先勦殺斬級頗多中右營則隨行觀望而已三月初四

忠友錄
日平明都督放銃三次大軍催發令如雷霆勢如
風雨喬游擊江副摠祖參將先行劉都督次之張
都司又次之應河曰裹糧坐甲因敵是求今見大
敵可以勇矣遂奮然而起人皆踴躍到富車地面
見依山部落櫛比成村 天兵大呼馳入分散槍
掠無復部伍貴盈哥三萬鐵騎忽自山谷中突出
衝擊 天兵一時崩潰應河見賊兵甚盛列陣以
待且叫弘立急來繼援弘立曰爾不用命斬殺爲
能奚爲望救卽命中右營合兵登山頂結陣下瞰
勝敗俄而喬游擊率敗殘十餘人到中營說 天

兵盡沒又見胡兵大隊直犯左營應河激厲士卒
血戰當之賊之前徒中丸逢箭僵尸如麻盈哥拔
劔督戰賊之勇敢者百餘騎冒死先登諸賊繼之
我軍力乏陣角已亂猶突刃觸鋒無一人散走者
無一人空死者彼我雜糅劔戟相搏天地震蕩日
星晦蒙應河見勢已去倚立柳樹下抽矢射之應
弦輒倒盈哥之弟中箭倒斃賊皆奪氣不敢衝犯
自日中戰至日昃公三百餘矢皆盡奮拳疾呼矢
如雨集天摧地裂烈士殞絕猶左手持戟右手握
劔矚目如生移時賊不敢近盈哥罷戰收兵喘息

方定曰吾橫行漠北所向無敵不料朝鮮人勇悍至此也如使山頂之軍齊力合戰則吾腹背受敵

無遺類矣

出權試所撰姜虜弘立傳下同○試遊香山遇一老僧解文字而面有矢痕怪

問之僧嘖感不答強而後曰某為弘立書記戊午後備嘗艱險弘立死後祝髮為僧手指面痕曰弘立引賊東犯時安州城下箭傷者仍述戊午至丁卯始末云

弘立歸國有示忠烈錄者弘立讀金將軍傳後叙至延年戰死李校尉之偷生司牧陣亡曹景宗之無恙掩卷太息曰不亦甚乎又見卷中畫本金應河獨立血戰力屈死節而弘立與景瑞屈膝拜伏於胡將座下傍積兵甲如山事蹟瞭然如在目前

色如土五內如削又見卷端書七言近體二首題

曰嘲降虜元帥詩其詩曰受鉞青冥辨百勝臨危

胡乃惜先登偷生是急君恩薄乞命為榮虜氣增

節義一朝歸板蕩綱常萬古逐波崩青山埋骨難

埋恥泉下何顏拜 穆陵讀聖賢書是阿誰高官

大爵自為之笑看策馬傷二戟忍是牽羊逆九達

平昔許身期稷契即今披髮雜蛟螭徒令介士成

全節獨受東韓萬代嗤讀未終篇搔首自責曰人

言至此吾其媿死矣

萬曆己未二月二十五日我軍與 天兵會于景馬

田我國將帥等見 天將劉都督楊經略喬游擊
議以犄角進攻之計宣川郡守金公以左營將所
領五千兵成別陣爲前鋒英哲及永柔軍皆屬左
營三月三日我軍到牛毛嶺四日平明 天兵啓
行我軍左營以犄角行軍矣虜酋悉精兵數萬遣
長子貴盈哥先破 天兵殆盡而直攻我軍左營
將金公相拒對敵大叫督副元帥急來繼援而都
元帥姜弘立以大軍結陣山上揮右營兵成陣山
下擁兵不救副元帥金景瑞發馬獨進戰場處還
謂弘立曰今見虜兵備禦日久已破 天兵放心

勞困抱鞍眠而墮馬者多矣進大兵繼援破虜必
矣弘立召景瑞而下馬出眎錦囊中密旨是弘立
拜辭時廢主之所手書密授弘立者也密旨辭意
則曾與虜國未有構釁今與 天兵破滅大善而
天時人事或有不利二萬軍兵人命至重主將見
勢宜爲善處之意也景瑞見書氣喪色沮不敢更
請而從事官李民寔及諸將聚見此書皆爲失色
亦莫敢出一言也公奮厲士卒血戰當之無一人
散走無一人空死自晝至晚主客相搏劒戟相接
聲震天地勢崩雷電虜酋次子身先軍卒大呼突

入而為公所射殺虜兵小却矣貴盈哥拔劍督戰賊兵三面衝突我軍勢窮敗衄千摠李有吉李高秀等皆死之公見勢已去倚立柳樹下抽矢射之無不應弦而倒至弓盡矢窮而虜箭如雨公中箭無數左執弓右執劍死猶瞋目直立也出金永哲傳○永哲即永柔人及左營兵敗投入弘立陣中降虜後逃中國居登州因本國使臣朝天路隨還而備言左營事實故後人聞其言立傳云

己未三月初四日辰時 天將先行我軍左中右營相繼以進到富車地回颯忽起煙塵漲天賊騎大至為兩翼圍抱左營軍官趙得廉馳來告急元帥

令右營赴援與左營聯陣纔得成列賊騎齊突勢如風雨自中營去兩營不過千步而倉卒之間無暇赴救夕陽下但見射矢如雨鐵騎進退而恍惚難狀矣厥後聞知則左營將金應河終始力戰而死云出李民奭柵中日錄

渡遼時騎馬即邑人金信秋所畜也神駿蹄啣人不敢近將軍躬造廐手自撫鬣馬即長鳴如有所遇遂加剪拂以去出宣川邑誌

遼東伯登科赴防昌城舍南門內李尚敏家與姜嗣龍親好甚相許與戊午冬將軍以宣川郡守兼助

防將將渡遼己未春至昌城復舍尚敏家嗣龍願
從之行將軍以為君方為座首芻穀調遣及軍需
策應專靠於昌非君莫可當此任者遂留嗣龍為
後應時江水將解軍不可渡將軍以為憂嗣龍曰
此甚易耳即具柁木笆子數千因冰結橋二月二
十一日遂得渡軍至今春冰將泮江腰之雪先消
宛然如笆子結橋狀故今人尚知渡軍之處於
下三及將軍死義嗣龍常以不得與將軍同死為
歿身之恨及丁卯之難竟辦一死以不負將軍云

出姜嗣
龍家狀

癸巳公年十四時二親俱歿兵荒中無以卜兆營窆
夙夜哀號家僮適採樵出忽遇異僧於如愚山下
僧憇石泉上酌其泉顧謂從者曰是泉祖宗必有
大地僮喜聞之即歸告于公公乃跣踵泣乞指示
僧初若邁然去公追至十里泣乞如一僧感其誠
曰斯人也宜有斯地因旋錫指其葬處以葬之後
以名墓稱焉出金氏家
乘下同
公少時與季氏統制公行鷹獵統制公背後有大虎
蹲坐公引彎射之矢自虎額門入貫至地虎仍坐
而斃其矢俗所謂古道理也

忠列金
同里有安健者亦勇士也公與安行獵到一處有一
大猪公先到射之猪怒突公前公升高樹以避之
安後至猪項倚脚間挖之再三公即下樹躡身跨
猪以脚挾猪以足撐兩脚間猪不能動公仍拔佩
刀殪之安則已死骨節碎矣

公少時京行擔馬到橋梁四足俱陷奴輩方欲解擔
而救之公亟令止之以兩手攀舉之移置于平地
馬卒無事

將軍微少時為均田監均田使欲令高其田品以厚
其稅將軍執不肯從曰薄田厚賦民不能堪非但

一時貽弊必將萬代斂怨吾不忍為也均田使怒
杖之而猶執前見均田使始覺悟愧而從之鐵原

民至今感其德

出東平尉鄭載崙聞見
事在宣廟癸卯

公立懂越二年辛酉長子益鍊陳疏曰先臣應河乃
於己未之役深入虜境飲血力戰而寡不敵衆竟
致不幸使平生報國之志不得成就而骨爨沙磧
魂悲野草至今三載深冤莫洩為人子欲報之心
當如何哉臣父歿之後投筆業武擬報讐賊馳馬
試劍晝夜鍊習雖非搯虎命中之才年纔弱冠筋
力方強若當一隊亦足以蹈白刃而冒流矢上以

雲國恥下以復私讐身之糜粉何足顧也伏聞朝廷大徵軍兵將擣截此賊云倘蒙聖明許臣從征則唾手遼陽雖未能擒馘凶醜披甲顏行猶可以賈勇先登然後臣之志願畢矣伏願聖明垂憐焉臣不勝奮激兢惶之至光海君曰金應河之子不可又遣西方宣傳官待闕除授勿令赴戍事言于

該曹

出公後孫所錄

宋文正時烈辛酉疏曰臣伏見故贈領議政臣金應河之孫世龜新除谷山府使夫谷山是青應站役之邑也渠以微賤不敢自言而其心則必有所寃

屈而痛恨者矣夫人雖有貴賤之殊而仁義之性則無間於彼此也伏乞 聖明特遞世龜之官俾無寃屈痛恨之心則不但世龜之私義得安而其關於世道也亦大矣昔宋之劉韜死於虜變其子子羽守鎮江而虜使植其旗書曰江南撫諭子羽夜拔其旗曰虜欲揭此於吾州則有死而已接待使大懼生事索之不已乃授之於州境之外朱子為之表章此事今世龜若無此心則不足使也苟有此心則必有難處之事矣設使世龜終無此心然而朝家之待世龜則當責以子羽而不當責以

子羽之下也夏乞 聖明畱心於此觸類而長之
則亦所以繼述 志事之一端也

宋文正時烈與關西伯李公世白書曰金將軍龍濟
廟前舊碑詳載 神宗皇帝詔書今埋著地中勢
則然矣此不可使仍為泯然幸可密遣親信褊裨
乘夜開發打出而還埋則庶不煩耳目矣到此之
後則藏在山中與 崇禎皇帝御筆傳之永久矣

去之思人
飽饑碎醒

